

關於貓膩的慶餘年（浮見君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關於貓膩的慶餘年

老貓的文，先有朱雀記。現在追慶餘年的很大一批人，恐怕也都是為了朱雀而追的。朱雀之於仙俠修真而言，脫跳飛揚，很有幾分男兒揚眉之態。雖然時時有不夠精緻不夠細密，換言之，是僅憑了一腔熱情而揮灑著感情的男人感覺，即使如此，還是會讓人覺得爽朗而滄桑。那種爽朗如前文，是男兒揚眉，那種滄桑，是秋來男兒燈下低眉飲酒，一燈如豆，秋風夜涼如水，漫漫卷落黃葉的滄桑。雖說有舞台之氣，卻還是讓人深深受了，也同樣低了眉，似乎嗅著了那絲酒氣。

然而，朱雀記還是生了些。

文章前段中正平和，後段日漸跳脫。文字的變幻隱隱約約透著貓膩的成長。每個作者在操縱一篇長篇文時經常會有這樣的變化，除非他的風格已經完全穩定。正是這種成長，如玉之琢磨，漸漸夯實了基礎，使作者成為日後的那個人，而不是其他人。這樣的過程，自然免不了生。

然後終於談到了我想談的地方：慶餘年。

這是我喜歡的題材：穿越。

這是我喜歡的個性：我雖不欺人，人若欺我，我必百倍奉償。我雖善良，但也不忌為了重要的人或事拿出陰冷的手段。絕不做那非要立個牌坊的下賤職業。

這還是我喜歡的故事流程：小小的孩子慢慢成長，慢慢強大，遇到的事情一點一點都是為了YY無限，直到手掌天下權，極目處無人不敬服，就算是恨，也隻敢在陰暗的角落釘著小草人恨而已。

這就是慶餘年到目前為止給我的印象。

這篇故事到現在已經四卷，風格漸穩定了。或許貓膩至少已經掌握了這個故事的脈絡，不會發生秋天寫來涼夏天寫來熱的情況。之於讀者而言，這是很舒服的感覺。

最重要的是，貓膩早說了，這是個HE。

起點的書欄上，不是HE的是異類，但我依然為這故事欣喜。

或許改日我會有興趣寫些關於慶餘年中間人物的東西，然而現在，卻隻想記些細節而已

打開箱子後的五竹（第三卷第三十七章，箱子的秘密二）：

“待範閑有些頹廢的身影消失在雨水之中，五竹才緩緩地從角落裏走了出來，有些木訥地坐到了桌子旁邊。他的手指在箱子裏和桌子上的檯上撫過，然後落到那封信上，他的手指輕輕在信封上來回劃著，不知道是在想什麼。

微微沙沙聲在指頭和信紙間響起，沙沙聲在雨水和庭草之間響起。

屋內一片漆黑，五竹一個人，坐在一個箱子旁，臉上那塊黑布都柔軟了起來，臉上浮現出一絲很溫柔的神情。”

（打著這些文字時，我的心中漸漸地柔軟，似乎可以想到那個隻在黑暗中的男子，心髒在想到葉傾眉這一刻時，是如何慢慢地跳動著，有一絲抽痛，有許多快樂。那些回憶排山倒海，這一刻，他與葉傾眉，相對於記憶的歲月中。多少惘然，在那些雨裏零落。

雖然無數人在想起葉傾眉時會溫柔地笑，但是，我卻深信，隻有五竹的，最是美麗。這一點，即使是皇帝，也不是如。

執掌天下的人的愛意，總會被這些那些的種種湮沒。之於曾經的五竹，這個世界卻是隻有兩個人的吧。純粹的，不知道該叫友情或者愛情或者姐弟之戀的情感，濃烈如酒，纏綿如酒。)

第三卷第三十八章：秋雨後的晴朗

“似乎這些事物中都烙印著母親的氣息，這街上，這屋中，這天下，到處都有那個女人的味道。

那封信的最後說著：“老娘很孤單。”

...

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慶國，你們對不起那個叫葉輕眉的女子。”

（我們被拋於這寂寞的世界，隻不過希望，逃脫這種感覺。

葉傾眉，貓膩多麼愛你，你已是這中最幸福的女子了。）

第三卷第三十章，千古風流（這一章隻怕是誰都不能不提的，隻要看過這書的人）：

“範閑閉目，飲一口酒。“作”一首詩，三壺酒盡，三百詩出！

闊大的宮殿之中，似乎有無數的光影正在飛舞，漸漸凝成隻有閉著眼睛的他才能看清楚畫麵，那是前世的詩家，前世的老帥哥小帥哥，在竹下輕歌，在**袒腹，在亭中大道此風快然，在河畔黯然垂淚。

...

他猛然睜開雙眼，冷冷看著莊墨韓，卻像是看著更遠處的某個世界。

“君不見，黃河之水天上來。”誰能比李白更灑脫？

“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”誰能比蘇軾更豪邁？

“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”誰能比李清照更婉約？

...

...“抄你MB，襲你MB！”

（抄詩爽是一回事，而小範所看到的詩人的靈魂，卻讓我默默低了眉。

千古風流，千古風流！千古風流...）

下麵是今天看的新章裏的片段：第四卷第二十二章，初登門：

“京都的百姓依然循著老規矩，遠遠躲著監察院行走，院門前的石碑安靜地注視著那些人們，似乎是在說，院子是保護你們的，你們為什麼如此害怕？不要問百姓為什麼會害怕監察院，就像是楊萬裏那四位士子一般，人們對於秘密特務機構的害怕總是沒來由的，因為那個衙門似乎沒有光，似乎擁有的隻是秘密與黑暗。”

（我原不知道為什麼會愛上這段，等到寫完上麵幾段時才明白：這一段讓我想到了葉傾眉的“老娘真寂寞”。那些人，默默地消失在歷史的時光中，最終，什麼也沒有留下。

然後，寫到上麵一句時，我想到的是齊少奇、賀龍。

多麼奇怪，就想流下淚來。

想要保護的人，或許是最不了解你的人。

這一回，想到的是袁崇煥將軍。

透骨的悲哀。）

抄完段子了，然後想到另一點：貓膩有一點真要不得啊...好喜歡挖坑埋線索，然後時不時抖個包裹。哦，還有一點，喜歡玩文字遊戲，比如那一章“慶曆四年春”，藤子京出現在書中。等到反映過來，差點沒把我笑死。習慣實在不佳，可惜若我習慣了，也就愛上了。實在是我犯賤。

拉雜完了今天的份，滿足地去睡覺。

葉傾眉，是怎樣的女子？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